

《中華翰墨》 飽覽醇美中華文化



■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副主任李剛(左二)與台灣著名畫家劉國松(右一)交流。

為期三天的《中華翰墨》書畫展，共展出了來自兩岸四地共50多位著名書畫藝術家的書畫作品近200幅，作品數量之龐大、內容之異彩紛呈贏得了觀眾的熱烈反響。這樣一個規模大、層次高的文化精品活動，也是中華文化藝術學會的系列藝術活動的第一彈，學會未來預計將舉辦更多藝術交流、研討、展示、藝術品拍賣、藝術鑒賞及評選活動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：莫雪芝

《中華翰墨》的開幕之日，可謂名家雲集——中國美協主席劉大為、中國書協主席張海、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田黎明、台灣著名畫家劉國松等都出席了開幕儀式。這場書畫展最別具生面之處是集兩岸四地之名家、匯書畫作品之典範，是香港本土舉辦的少有的充分而全面展示中華民族書畫藝術的展覽。中華書畫的魅力，在於它能從容地行走於自然、生活、文化、與心靈之間，呈現出獨特的自然性、生活性、文化性與意念性。

因而是次展覽所匯集的作品都源於自然、歸於心智，又適逢天時地利人和——香港本身是國際藝術舞台，中聯辦、中國美協、中國書協的大力支持也迅速凝聚起了一批優秀的作品。

中國書協主席張海認為，書畫藝術是中華文化重要組成部分，具有獨特的審美情趣和藝術價值，是世界文化藝術寶庫中的明珠，傳承和傳播書畫藝術，是一項長期事業，而舉辦這樣大規模高品位的展覽，正是為廣大書畫家創造一個展現個性和藝術成就的平台，同時也可以借助香港獨特的地緣優勢，令海內外更多華人關注書畫，了解書畫藝術的最新成果與發展。

山河壯麗 氣勢雄渾

《中華翰墨》的名家薈萃，令我們在同一時間，飽覽許多不同風格的大師作品，展覽開幕當天更布置了繪畫用的大桌，劉大為、張海、歐豪年、杜大愷等書畫家，現場創作，有人展示書法，有人帶來色彩斑斕的水墨畫。日前剛於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行了個人書畫展覽開幕式的歐豪年，這次為「中華翰墨」特別創作了一幅山水畫《黃河萬里圖》。雖然已逾八十高齡，但說到黃河，仍然激情滿懷，他認為黃河是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源頭，因而才希望用繪畫形式，體現這炎黃子孫的母親河。他的整幅畫，水勢浩瀚、氣勢雄渾，盡顯中國山河的壯麗。

而此前曾在香港藝術館以《劉國松的宇宙》展覽為本地觀眾所熟知的台灣著名藝術家劉國松。為此次書畫展帶來了他特有的「白線」作品《屹立於冰雪之中》。劉國松是公認的二十世紀「現代水墨畫」先驅，他以革命性的新技法和新概念為中國水墨畫開拓了新方向。曾經是「全盤西化」先鋒的他，隨後又是回歸傳統的楷模，其革新的藝術理論與不斷尋求突破的創作，於近數十年在台灣引起了熱烈的討論，亦對兩岸三地的藝術家帶來深遠的影響。

劉大為則帶來了《牧歌》與《苗女》，這兩件作品分別描繪了少數民族的高原地帶及山區的人物繪畫，他認為這樣的題材能夠體現中國傳統少數民族文化色彩。「中華翰墨」



■劉國松為此次書畫展帶來了他特有的「白線」繪畫方式的作品《屹立於冰雪之中》。

展覽，正因為能在浩瀚的書畫海洋中展開交流，啟發彼此的靈感碰撞，所以也正是年輕書畫藝術家向前輩學習的最好機會。

期盼建立起中國繪畫新傳統

台灣畫家劉國松認為這次中華文化藝術學會的成立，標誌了是香港書畫界的蓬勃氣象。如今全國各地都在成立協會，為發展中國文化做出貢獻，但他認為香港畫家數量上還不夠多，尤其是現在講求創新，在各方面都應該發掘新



生力量，但香港的新畫家還是比較少，這次書畫出現的也主要是傳統的那一批老前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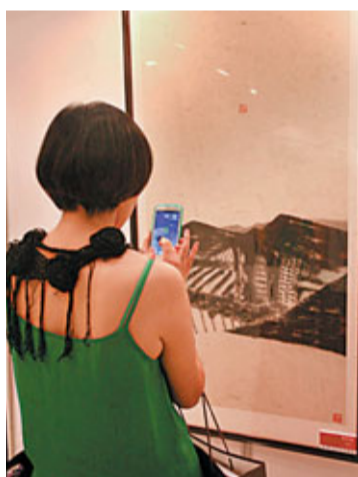
劉國松這次帶來的《屹立於冰雪之中》於去年創作完成，延續了他的「白線」繪畫方式。他表示：「我們中國的傳統繪畫都是黑線，缺少白線，但在中國傳統的老子哲學裡，既有黑也有白，白跟黑、深跟淺，都是相對的二元論。」那麼何故中國繪畫從古至今都是只有黑線、沒有白線呢？所以劉國松在自己的畫面中，大膽加入白線，這樣中和了黑白的美感，繪畫的狀態便更臻完美。「濃淡深淺都要有，所以說這方面，就補足了中國繪畫二元論的不足。」他表示自己未來的創作方向還是會延續這個概念，向前推展。如今，他和一批「白線」畫家，正在中山、上海、台北、桃園、新竹等地籌備舉辦展覽《白線的張力》——力求更廣泛推展中國繪畫中的白線，結合黑白線條，令中國繪畫變得更加完美。劉國松本人早在1963年就開始推展「白線」，不過現在發現很多中國畫家開始畫白線了，所以順應趨勢，正好組織一個以「白線」為主題的畫展，20位中國的「白線」畫家很快便會以「張力」之名齊聚台灣。

對於本次書畫展，劉國松認為唯一美中不足之處是現在香港現代水墨畫協會，卻並未有協會成員參加到這次展覽中。「水墨畫協會那一批畫家都是創新的中國繪畫，所以這次沒有他們，有些遺憾，因為我們現在政府已經要推動創新，科學、文化任何一方面都要創新，繪畫方面也理應同樣注重。」繼上一次《劉國松的宇宙》展覽之後，劉國松備受香港觀眾好評，卻暫時還未計劃何時再來港辦展。他強調自己一生最大的願望，便是建立起一個中國繪畫的新傳統，所以六十年代起，他便已在台灣提出一個中國畫的「現代化」概念。

「我們過去政治、軍事、經濟都要求現代化，為甚麼繪畫不能與時俱進現代化呢？」所以劉國松當年提出的現代化口號，如今台灣、香港、東南亞甚至內地的繪畫界都受其影響頗深——從文人畫的「一言堂」變成一個多元化的現代中國繪畫創作狀態，或許這也正是整個中國繪畫界的現代化之夢吧。



■書畫展中的作品異彩紛呈



■書畫展現場的觀眾



創作對談

文：Jasmine

視覺力量嶄新「出爐」(四)

今期將為大家帶來「2012出爐藝術系畢業生聯展」中最後一位優秀畢業生的作品，來自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的曾黎華創作了一部名為《斷章》的畢業作品——她請各地朋友拍下大家各自家中的窗子，之後自製了一本書收納這些書景。而在這次展覽中展出的《斷章—在途上》，則是《斷章》的一個回應——這不是一個電話亭，而是兩個世界的連接埠。這是關於一個靜止的世界與移動的世界相遇的狀態。

《斷章—在途上》的創作概念是？

曾：《斷章—在途上》其實是畢業作品《斷章》的一個延續。《斷章》原先是著名現代詩人卞之琳的一首代表作：「你站在橋上看風景，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。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，你裝飾了別人的夢。」在我初中的時候我就對這首《斷章》特別深刻，當中涉及一種很有趣的狀態——你在看風景，我看你作為我的風景，而且我正天天處於一個這樣的狀態：因為我家的每一扇窗子都面對著其他大廈的住戶。窗子對我來說是靈感的來源，小時候足不出戶就靠窗子來看外面的世界，大了同樣以電視、電腦、電話的熒光幕這樣的四方框來觀看世界。

如何看待我們所處世界的溝通模式？

曾：John Berger曾經在《觀看的方式》一書中提出一個觀點：繪畫展示各種景象的背後，植入了「觀者即擁有者的意識」。依我看來，同樣地慣用四方框表現的畫與窗子有很大成份的類比，因為窗子的存

在，我們收藏了、也擁有了風景，那種擁有是具有權力的；但跟畫不一樣的是，窗子允許雙向的權力，我看到你，你也看到我，因為互相擁有而成就了一種關係。因此，我邀請各國各地的朋友拍下他們家窗子的照片，並做了一本書來收藏他們的窗景照。畢業作品《斷章》想表現的是這種透過觀望得來、似有還無的擁有。那種觀看幾乎是「窺視」，像希治閣的《後窗》那樣遠遠的介入；狀態就像現在的網絡時代，大家都想得到更多訊息和關注，但又避免直接對談，而利用「觀看」來介入空間，用「觀看」來作為溝通。比如說現在幾乎人人都用Whatsapp、Facebook、Google+來連繫，可是關係依然是被一個框去隔絕（你甚至慢慢質疑那些僅有的聯繫，例如Facebook一句生日快樂，是出自真心還是產自程式）。電話亭在現今的世代已經被淘汰，所以我的電話亭再沒有電話，只有風景的收藏。

在《出爐2012》所展出的《斷章—在途上》則是《斷章》的一個回應。如果說《斷章》的概念是關於擁有，《斷章—在途上》就是關於不能擁有。要擁有移動中的風景是困難的，四處都在變動，只有你在停留，你就不能跟外界連接。倒過來說，是因為你走得太



■《斷章—在途上》

快，以致你看不到，接不上——這就是都市病。在新的這份作品中我加上了一段錄像片段，那是在德國和美國獨自當背包客時所拍下的火車窗外移動中的風景。我很著迷於那種不斷行旅的狀態，既好像脫離了一切規律法則，又實實在在自我停留一個封閉的時空。作為一個旅客，擁有的風景太多，你能抓住的卻很少，你根本記不起剛才掠過的風光，最後什麼都擁有了。

兩個電話亭之間所連接的世界，有怎樣的寓意？

用電話亭作為外殼其實是在展覽中分隔出一個私密的溝通空間，我稱它為一個連接埠。所謂兩個世界，我有自己的定義，不過在這一點上我寧願說得含糊一點，讓我的觀眾從自身代入，而其實這兩個世界可以是任何兩個接洽點，或者是你和你的情人、你的軀殼和你的靈魂，甚至是人和神。重點是兩個世界的交流模式。如果有留意的話，我的電話亭用了單面反光鏡，由於內外的光差，進入電話亭內的人見不到外面，外面的人卻可以清晰看到他的一舉一動，我希望觀眾進入這空間後的所有反應都成為我作品的一部分，真正把別人收藏起來，成為我的「風景」——就像卞之琳的詩一樣，「你站在橋上看風景，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」。而作品的存在意義就成為我和觀眾（陌生人）之間的一種契合。